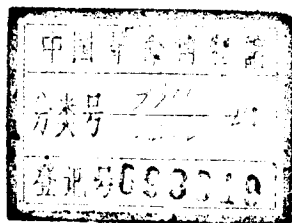


茅盾全集

小说四集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本卷校注者：翟同泰 魏绍昌 王积贤
校注定稿者：查国华 叶子铭 丁尔纲

茅盾全集

第四卷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4年北京第1版
1984年北京第1次印刷
书号 10019·3673 定价 3.80 元

本 卷 说 明

本卷收中篇小说《多角关系》、《少年印刷工》，长篇小说《第一阶段的故事》及有关的作者序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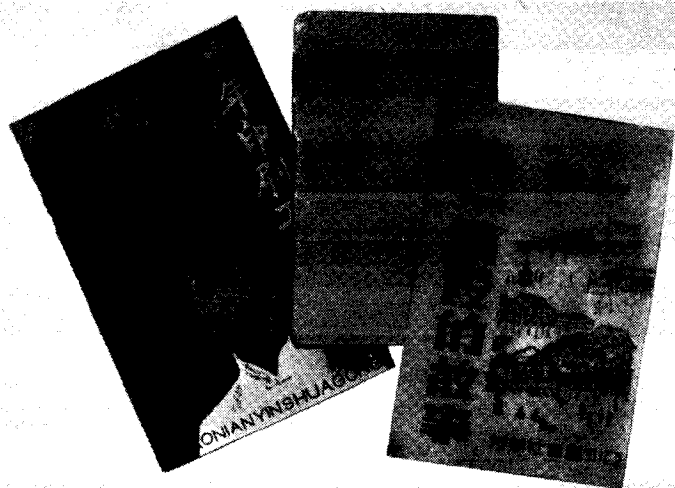
《多角关系》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《文学》第六卷第一号，一九三六年五月由上海文学出版社印成单行本。一九五八年经作者校订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《茅盾文集》第四卷。现据《茅盾文集》本并参照初版本校注后编入本卷。

《少年印刷工》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《新少年》半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十二期，第二卷第一、六、七、八期。一九八二年四月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初版。现据初版本并参照《新少年》半月刊校注后编入本卷。

《第一阶段的故事》最初连载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香港《立报·言林》。发表时题作《你往哪里跑》，一九四五年四月由重庆亚洲图书社印成单行本时，改题为《第一阶段的故事》。一九五八年经作者校订后收入《茅盾文集》第四卷。现据《茅盾文集》本并参照初版本校注后编入本卷。



乌 镇 故 居 (平 房 部 分)



《多角关系》、《第一阶段的故事》及
《少年印刷工》初版本书影

目 录

多角关系	1
少年印刷工	119
第一阶段的故事	223
一 上海市中心区之一夕	225
二 民族工业家何耀先	243
三 “什么都沾染了些寒热病”	256
四 和战皆主派	274
五 “与打击者以打击”	289
六 大时代降临了	313
七 怒吼罢,大上海!	330
八 生活关系在变化	353
九 “工作无门”	378
十 两条战线的斗争	408
十一 沦陷的前夜	435
十二 “献给你光荣的市花!”	456
附 录	466
四版序	473
新版的后记	474

目 录

腐蚀.....	1
后记	297
致《涅瓦》杂志的读者	301
劫后拾遗	305
新版后记	422

多角关系

“嘘嘘！有人来了！——喂，讨厌！你——文静一点不好么？”

和这说话声音同时，东边窗的白绸窗幔上两个人头影子也就分开。

高跟皮鞋阁阁地响了几下。影子中间的一个——像一个鸟窠的，移到那白绸窗幔的左边去了，晃了几晃，终于留半个在幔边上，却换成侧影；朝天鼻子底下张开着两片薄嘴唇。随后是吃吃的一串笑音。

白绸窗幔的正中有一个寿桃式的影子，一只黑手移到那“寿桃”上，搔了两搔。

然后“寿桃”影子像一个足球似的，也滚到窗幔的左边去。一团黑影的跳动。末了，窗幔上一片白。

西边的窗没有拉上绸幔。斜射的太阳光发狠地晒着。好太阳！这半西式的小书房里全是一片金黄色。头发像一个鸟窠的女子现在是背向着窗，站的姿势像一个大写的S字母；她伸出了右手的食指，指着前面说：

“不要！——喂，不能在这里；人家走进走出的过路。——你给我乖乖地坐在那边罢，不要只管想——动手动脚。”

“哈哈！依你依你。其实要什么紧！”

寿桃头的男子说是这么说，却依然朝那S形的身段走上了一步。

“呸！屁话！你们那吊眼皮的陈妈，还有癞痢小王，都是贼眉贼眼的，一股贼腔，——嗯，你这地方真不好。”

“那么，就照刚才说的，到上海去玩一天；马上去！四点廿七分快车，还来得及。”

“啊哟！少见你这样性急的！”女的看手表，“三点廿分了，我还得回家去收拾收拾，——妈面前也总得撒个谎。哦，不行，我一件皮大衣叫裁缝去修改，还没改好。来不及！——今天总是来不及的！明天，后天。……又要过年了，爽性过了年再说罢。”

“你总是推三推四，——皮大衣么，哦，我看见大街上一家铺子里有一件，狸猫皮的，我和你马上去买！还有一个钟头呢，怎么来不及！”

男的说着，便又走上半步，用一个很熟练的姿势伸出右臂去挽住了S形的中段，同时把他那寿桃头靠到蓬蓬松松的“鸟窠”旁边。这回，女的却不担心被人看见，斜过眼波去朝男的脸上一溜，嘴里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哦，那一件狸猫皮的么？——样子不好。”

太阳光忽然淡了一点。窗外的树叶子瑟瑟地作响。

男的上身一扭，将一条左臂也围到了女的腰间；两张脸正对了，男的脸只管逼过去，一面说：

“你穿上就好看！你是什么都好看！”

“喔唷唷！不要灌米汤了——”

女的脸上像红了一下，眼光避开，脸一偏，男子的嘴唇啄了一个空，同时女的用一只手托住了男的下巴，歪着头，格格地笑起来。

“好人！月娥！好——”男的低声叫着。但是女的一挣身就滑出了男子的拥抱，飞快地跑到门边，一手拉着门上的锁柄，回头朝男子笑着说：

“再会，唐——再会，过几天我来拜年。”

这时男的也抢步上来，嘴里哀求似的叫着“月——月。”女的似乎怕被他捉住，便一跳跳在一张大沙发的背后，上身靠在那沙发的背脊上，一对乌溜溜的眼睛望着那男子，噘起了人工的红嘴唇，摆出一脸的娇嗔来：

“对你说，文静点，文静点——你就坐在这里，我们规规矩矩说话。”

“那么四点廿七分的快车？”

男的似乎也觉得此时此地大概难以如愿，就坐在那沙发里，欠转着上身，脸对着女的脸说。女的笑着，不回答。男的把两手撑在沙发臂上，把上身再撑高一点，用了恳求的口吻：

“月娥，好妹妹！四点廿七分的快车罢！皮大衣，就买了那一件狸猫皮的。”

“喂，缠死人了！——那一件，样子不好看，——此地不会有好的，——要好的，到上海去买。可是，可是，……”

“这容易得很呀！四点廿七分去，七点钟你就有了。”

男的赶快接口，就摸出表来看。女的咬着嘴唇笑了笑，居

然伸下一只手去捏住了男的左手，低声说：

“那么，你打算住几天？”

男的全身一跳，——也不知是这句话的效力呢，还是那只手的效力，总之是两样都有一点；特别是手，此时竟和平时不同，像有电，把男的身体酥麻了半边。他恍恍惚惚回答道：

“随你喜欢，你打算住几多天就住几多天。”

“哦——上海呢，住一天也够了；买大衣再买点别的，——有一种新式的女人用的挂表，我好像见过广告，很中意；买买东西，一天也够了，上海也没有什么很好玩的，我们转杭州去多玩几天；——人家过新年，都到杭州去玩，赏赏梅花，——新年里我还没有到杭州去过。”

“好！你的打算真出色！”

男的高兴得跳起来，一翻身就隔着沙发扑过去；然而太猛了，那沙发脚下的滚轮又很灵活，女的身体一闪，那沙发就走了过去，男的险些儿跌一交。

女的掌不住格格地笑了，一边笑，一边又说：

“要是你没有那么多工夫，到上海买了东西，当天夜车也可以回来。”

“有工夫！有，有！”男的没口的叫了起来。他伸手到口袋想掏出一块手帕来扑衣上的灰尘，忽然有一个东西在他的心头一闪，他忍不住便“呀”了一声。他工夫是有的，钱却不多；照那样的买东西再作“十日之欢”，他现在的钱袋是无法应付的。真是不凑巧，月娥这“提议”早两礼拜来就不用他发急了。然而他还能够只在心里着急，他赶快顺着那“呀”的一声

转口说道：

“呀——那么，那么，还是乘九点四十六分的特别快车罢。打算多玩几天，你得收拾收拾；我，我也有点小事情要先去接洽。”

他这时倒真文静一点了，两手插在裤袋里，定睛朝女的看。然而这不是“看”，这是人有心事时候的发呆。女的立刻觉得了，这却轮到她在心里着急。她觉得皮大衣呀，新式的表呀，还有许多好看好玩的，都从她手缝中滑掉了，飞去了。她看着自己手上的红指甲，心里想道：“我一开口，他就支支吾吾的；哼！”但是她还想探一探。她绕过沙发，走到男的面前，轻轻拉住了他的手，微笑着说：

“可不是，我知道你没有工夫，跑不开；过了年罢——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！你听我告诉你呀——”

男的脸都胀红了，拉着女的同坐在那大沙发里，把女的一只手合在他的两片手掌中轻轻地搓着，似乎竭力定了定心，这才看着女的脸上说：

“我要去接洽的一点小事情，就是钱。我身边不多，一百块光景，这够什么用；——我，我再去弄点来，舒舒服服玩几天。”

女的笑了，暗暗松一口气；这几句话，一字一字她听着受用得很。她知道这不是假的。她知道这个虽然颇为荒唐然而并不滑头的唐少爷，逃不出她的手掌心的。

“哦——何必。等你有了，我们再约日子不好么？”

她故意这么轻轻说，把一个蓬蓬松松的头贴着男的脸。

“不，不，不！今天就是今天。”男的像是对了菩萨发誓。
“我刚才知道，老头子是昨天夜里夜车来了的；此刻不在家，回头他回来，我就向他要；——快要过年了，此地的开销，四五百是少不了的；我这样说，不怕他不给。”

“日后对穿了，你可要挨骂呵！”

女的带笑说，说了又笑，手掩着口，直笑得把一个头钻在男的胸前。男的低下头去，也笑着。可是女的头拨不转来，突然她朝上露出半个脸来，那半个脸还在笑，男的脸就赶快落下去。格格格——女的笑得似乎转不过气来。蓦然她跳了起来，跑开一步，红着脸，瞟了男的一眼，就掠掠头发轻声说：

“我要回去收拾收拾了。几点钟，车站上？”

“八点钟——嗯，八点钟你再到这里来，好么？”

“不来了，这里不来了。你们的陈妈和小王全是鬼鬼祟祟的。”

“那么，车站上罢。不过，不过，——”

女的又觉得有点不对了，高跟皮鞋不耐烦地阁阁地敲着地板。男的走下一步，像犯人似的吞吞吐吐说：

“不过——没有什么。就只怕八点以前老头子还没回来——”

“喔喔，真讨厌！”女的把头一扭，钉着男的看了一眼，可是到底笑了一笑说，“那么，七点罢；七点钟我在公园里听你的回音。”

男的还想说什么，可是女的抿着嘴笑了笑，飞给他一吻，就阁阁阁地走了。